



神州风采

林培森

山西印象

在修建大西高铁(大同到西安)的5年里,由于工作缘故,我经常在山西地面上就餐。落座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小碟子里倒上一小醋。如果打牙祭到高档一点的餐馆里,每一位顾客会被递上一小瓶保健醋,用小吸管吸着,如同吸食蜂王浆一般。

山西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对醋的特殊爱好。山西人爱吃醋,山西盛产醋,关于醋的广告铺天盖地。山西制醋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当我从北京驱车前往项目日报到的时候,途经清徐县,“中国醋都”四字赫然在目。那里每年都举办“醋文化节”。山西醋五花八门,按照生产工艺分为熏醋、黄醋、回流醋、封缸醋、淋醋,按照生产原料不同分为高粱醋、玉米醋、小米醋、柿子醋、果醋。名声最大的是山西老醋。醋助消化,又能杀菌。据山西司机小张告诉我,醋厂工人很少感冒,“非典”时无一染病。

山西除了到处可见醋的广告之外,汾酒也是那里的名产。山西盛产红枣、核桃。面食的花样很多,有荞麦面、燕麦面、玉米面等等。我来到山西的日子里,吃的面食的花样各不相同。当然,其中最出名的是山西刀削面,师傅用快刀削面团,一根根面条“飞”入锅中,那动作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如同表演魔术一般。

山西多山,太行山和吕梁山纵贯南北,易守难攻,当年成为“晋察冀根据地”的所在。山峦阻隔,造成山西各地的话多种多样,往往山这边的话跟山那边的话就不同——虽说在我听来差不多,因为我大都听不懂。

我来山西的那几天,鲜黄色的迎春花绽放。春风吹拂,杨柳也吐出新绿。山西四季分明。山西人夸山西“冬暖夏凉”。夏凉,确实如此,因为山西在夏日只在中午热一阵子,夜里很凉快。对于“冬暖”,我有点纳闷,山西冬日朔风呼啸,大雪纷飞,怎么说“冬暖”呢?征地拆迁时介休村民告诉我,山西盛产煤炭,冬天供暖充足,所以“冬暖”。山西是中国的产煤大省。虽说山西有的山光秃秃的,景观并不漂亮,然而山里埋着大量的“乌金”——煤,令人称羨不已。在太原,我发现一家规模很大的研究所,大楼前的一排大字,写着“煤炭研究所”。在火车站,我看到从山西开出去的货运列车,长长的,装满了煤。

山西与相邻的陕西都是文物大省。古时,中原逐鹿,时序更替,留下众多的宝贵文物。陕西的文物大都在地下,它拥有72座帝王陵,众多的随葬品都埋在地下,而山西的文物则大都在地上,如著名的晋祠、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以及五台山上的古寺,都屹立于地面之上。这些古建筑,凝聚着山西厚重的文化。晋祠在太原市区西南25公里处,是游太原必到之处。始建于北魏的晋祠,周边古柏参天,泉水淙淙,是一处大型祠堂式古典园林。晋祠是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这里殿宇、亭台、楼阁、石桥,错落有致,人称山西“小江南”。于此可想象山西当年的繁华市井,而离平遥不远的祁县乔家大院则是巅峰时期晋商的缩影。

虽然来到山西的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

亲情似海

母亲一生爱养花,家里大小小几十盆。她的花不仅自己观赏,还送给别人。谁到我家来,看到阳台上的花,相中了哪一盆,母亲总是慷慨地赠予。遇到实在舍不得的,就会告诉人家等等,再养一盆相送。

妈妈对她的花总是爱不释手。退休后时间更多了,她一门心思扑在养花上,一会儿浇水,一会儿修剪枝叶,一会儿施肥……怕叶子长歪了,她还要不时地转转花盆,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花开的时候,妈妈最高兴,她总是让我给她拍照,刚开始我还有点新鲜,就帮她拍。后来觉得老拍没意思,或是正在忙其他事,就推脱几下。妈妈总是说:不着急,等你忙完。

而今,妈妈,您阳台上的花又开了,我主动拿出相机拍了一张又一张。拍着拍着,我的视线渐渐模糊了,所有的镜头里只有花,没有了您,是那么寂静冷清。我已泪流满面,那是对您深深的愧疚和眷恋,更是对您无尽的思念。

有些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有些东西,任何时候都可以弥补;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就无法弥补,只留下追悔莫及的遗憾。

或许,最美的季节就是花开的季节;或许,最美的时光就是有您在侧的时光。然而时光就这样匆匆走过,如今坐在阳台,看着这些依然盛开的花,却已不见您浇水施肥、修剪枝叶的身影。

年年花开,物是人非!年年花开,又如您一直陪在我身边不曾离开一样,一年又一年,继续陪我迎接花开的四季。

作者单位:中铁十八局市政公司



严歌苓的代表作《小姨多鹤》描述的是二战后中国大地上最不起眼的一群小人物的命运纠缠,两个大时代褶皱中的普通女人在战争的硝烟、命运的遭际中走进同一个屋檐、同一个家庭,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互相扶持,活得艰辛而温柔。

作为战败后被日本政府抛弃的普通日本国民,逃亡路上的多鹤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多鹤为张家长了三个孩子,在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中国,她在张俭与小环中间,过着妻非妻、妾非妾、母非母的日子。代浪村、樱花树和她的祖辈亲人在回忆中成为悲惨而仓促的景况,家乡留给她的最后印象,便是那个邻村人凝结出的血球,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得如同琥珀。她是个坚韧的女人,这份韧性让她即使看到同胞们的尸体,也能坚定活下去的信念,让她无论被遣弃多远,也能艰难地摸回来。就算语言不通,路途遥远,就算在颠簸的西瓜车上被抛来抛去,连衣裤花了脏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初学古诗时觉得难以理解,但少年的疑惑总会在成年后的某个时刻突然释怀。古代的思念是煎熬的,相见是艰难的,一封家书寄出,远方的亲人要等数月或能收到;若赶马探亲,也是路途遥远,困难重重。而今“手机在手,世界我有”,即使相隔万里,甚至跨越国度,沟通也在弹指间。即便如此,千言万语仍抵不上一个深情的拥抱。多少个夜晚,我独自在床头翻阅家乡的老照片,却不如如脚踏在厚实的乡土上来的实在。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前些天我回老家,乘坐的是我们中铁二十一局参建的宝兰客专,心中满是自豪。昔日充满早烟味的绿皮车被干净舒适的动车所取代,从兰州到泰安的时间由五六个小时缩短到一小时。昔日贫穷落后的西北小县城,一跃进入高铁时代。“现在交通发达,看病、探亲都方便,在黄土里埋头干了一辈子,这次可算是见了世面!”我旁座的一位老乡感叹道。他要去看望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顺道也见识一下首都的风采。我说:“你看它跑这么快,这么平稳,其中也有我们中铁二十一局

的贡献。”

我家在农村,出了高铁站还要坐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初学古诗时觉得难以理解,但少年的疑惑总会在成年后的某个时刻突然释怀。古代的思念是煎熬的,相见是艰难的,一封家书寄出,远方的亲人要等数月或能收到;若赶马探亲,也是路途遥远,困难重重。而今“手机在手,世界我有”,即使相隔万里,甚至跨越国度,沟通也在弹指间。即便如此,千言万语仍抵不上一个深情的拥抱。多少个夜晚,我独自在床头翻阅家乡的老照片,却不如如脚踏在厚实的乡土上来的实在。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前些天我回老家,乘坐的是我们中铁二十一局参建的宝兰客专,心中满是自豪。昔日充满早烟味的绿皮车被干净舒适的动车所取代,从兰州到泰安的时间由五六个小时缩短到一小时。昔日贫穷落后的西北小县城,一跃进入高铁时代。“现在交通发达,看病、探亲都方便,在黄土里埋头干了一辈子,这次可算是见了世面!”我旁座的一位老乡感叹道。他要去看望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顺道也见识一下首都的风采。我说:“你看它跑这么快,这么平稳,其中也有我们中铁二十一局

的贡献。”

我家在农村,出了高铁站还要坐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



吾乡吾土

我出生在美丽的鱼米之乡——汉中市汉江南岸的南郑区胡家营镇。这里是汉江与冷水河的交汇处,这里的水养育了我的祖祖辈辈。现如今我已离家38年,但儿时的记忆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在我的家乡,阴历三月桐子树花开的季节,便有人下河游泳。村里四五岁以上的孩子基本都会游泳,小一点的娃儿拽住汉江边的柳树根,在水里刨几下;大一点的娃儿便自由发挥,扑打着水花,离岸而去。夏天时,老师们会带着学生到河边上游泳课,老师把男女生分开,分别到上游和下游学习游泳,蛙泳、仰泳、自由泳、车轮式、跳水,甚至是狗刨式,几乎全都涉及,所以在我们那里很少有溺水的。到了晚上更是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河边一片热闹的景象。平日里我们还会和小伙伴在水里做游戏,或下河摸鱼,也多有收获,夏天的汉江是我们欢乐的天堂。

到了冬天,汉江水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热气,略显神秘。渔夫在朦胧的薄雾中,用竹竿撑着老蛙船,带上鱼鹰在汉江里开始了辛苦的劳作,自成一副“渔歌唱晚,悠然自得”的画面。

这里的河水清澈甘甜。自我懂事起,乡亲们无论春夏秋冬,渴了就顺手摘一片大叶子卷成斗状舀水喝,既自然,又生态。

1975年7月16日,我有幸代表塘坎

小学2000多名学生参加了南郑县组织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45周年横渡汉江”活动。全县几百人在前面开着大船,水面上还有巨幅标语,浩浩荡荡向对岸的汉中市建国渡奔去,壮观的场面至今难以忘怀。

我的大爷打得好一手好鱼,他的网撒得很圆。记得每到雨天,田地里无法干活时,他总是一大早就穿着雨衣,腰里拴着鱼篓,手提渔网顺着河边,一网一网打到我们家时,收获颇丰。到了中午,我们一家人行动起来,人人动手杀鱼,姑姑、达达(叔叔)、娘娘(婶婶)们全员出动,煮面皮(汉中人把米皮叫面皮)、煮鱼、炒菜,加上几瓶城固特曲,一家人欢聚一下。现在想起那个鱼香味道都想流口水……

在我们村的河边还有一个渡口,大人们去汉中办事都要坐船,我的姐夫身材魁梧,是个撑船的船夫。小时候经常坐他的船,和大人往返于汉中和南郑。我喜欢在江面上看绿绿的水波和船工们一左一右的招式。后来随着交通的发展,这里建了一座大桥,人们的出行也方便多了,江上的渡船和渔夫也成了回忆。

17岁的我参军离开了家乡,一走就是近40年,再也喝不上汉江的水,吃上汉中的米。虽然家在西安,却总有回老家的冲动和念想。2014年我有幸加入引汉济渭的行列,成为一名秦岭南麓的引水人,也即将喝上我亲手引来的家乡水,它把我儿时的记忆不断延长,更加难忘……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二公司

日新月异

回家

何建忠

人的贡献。”

时值深秋,透过车窗放眼望去,山上的果树凋尽了黄叶,挂满了红彤彤的苹果,又大又圆。自从通了高铁,小县城的苹果终于走出大山,销往全国,甚至远销海外。从前苹果虽然种得多,但深山封闭了商机,沟壑阻断了销路,只能卖掉小部分,大部分不是留给自家牲畜,就是烂在地里。而今,靠苹果发家致富的农民不可胜数,他们纷纷退耕还林,几年间村民的钱袋子便鼓了起来,当地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大多数果农虽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我家在农村,出了高铁站还要坐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一局六公司

织梦

许岗撰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轨道运营公司

张鹏

大路歌合

在秋风中隧道贯通

树上的果像是被夏天宠坏的孩子

清凉的秋风悄悄靠近

就让它害羞地红起脸来

秋知道一朵一朵盛开的花

是为冬至前结出丰硕的果

一片一片茂茂的芦苇

是迷恋着骄阳的颜色

那一点点染红的不是温暖的黄

而是在此等候着

风驰电掣的列车驶向远方

徘徊在多少个汗流浹背的深夜

让装渣车奔跑在洞里

让转机伴随着大山呼吸

只看中国铁建人

不停地追逐时光的脚步

让遥远的思念变成昨天

让往日的流年随风相见

在深远的洞中

掘进时努力的样子

张亚伦

我的报纸情怀

今年是《中国铁道建筑报》创刊71周年,与之相比,我还只是个新闻写作新人。虽然自己与《中国铁道建筑报》“交往”短暂,但在和她有限的相处中却情真意切。透过她,我可以触摸中国铁建生命的脉搏,也可以超越文字本身与各路笔者神交。

还记得在一次铁建报社组织的培训中,《工人日报》总编辑孙德宏老师讲授的“报纸的存亡与当下新闻报道的几个问题”一课,他提到了报纸消亡、当下媒体的变局,以及纸质媒体的何去何从。孙老师欣慰地看到《中国铁道建筑报》,这份1948年创刊,发行至今却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并且有这么新闻工作者的默默坚守和付出。最后,作为一个资深新闻人,他也忧心忡忡地道出了报纸这类纸媒界存在的隐忧,引发了大家更深入的思考。

其实,唱衰纸媒之音不始于今日。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传统的生活方式被逐渐颠覆。电子产品代替了信件,信息技术裹挟着微博、微信等快速传播工具,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到“全媒体时代”。《中国铁道建筑报》和其他传统纸质媒介一样,面临着诸多考验。在传播界,除了刺激娱乐一下

我们渐渐冷麻木麻的神经,还让我们的时间与思维变得碎片化,最终变成“知道最多却思考最少”的人。但作为纸媒的《中国铁道建筑报》却不会这样,她虽然只是一份小光的刊物,但从不艳羡流行读物的光彩,也不迎合世俗追捧的物欲。她不仰仗浩大的声势,也没有艳丽的外表,她只是寂寞而又困惑、敏感而多思的远行者们的一个驻足处。她只是一块安静的园地,一个忙忙碌碌的铁建人心中小小的港湾。她传承的是“铁道兵精神”,咏唱的是劳动的旋律,记录的是铁建人的足迹。纵使在纸媒没落的今天,我们每个铁建人,不管身处何方,只要一报报纸、一支笔,独自在灯下,就可以静下心来无限思考,一个人就可以创造一个世界。

大俗必有小雅,浮躁中方显持守。浮华过后是平淡,热闹之后是宁静。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无权指责别人,但我们或许可以坚守住自己,在园中栽栽秋瓜冬菜,甘苦自尝。

《中国铁道建筑报》承载着坚守者们追梦的理想。“路遍青山人未老”,执着的追梦者们必将迎来自己的“故事新编”。那时候,到处是他们前行的足迹……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

严歌苓笔下女人的史诗

——谈《小姨多鹤》有感

钟爱平

日子不顺的时候,模模糊糊地带着一家人混出一条路。即使被邻居嘀咕得稀巴烂也能理直气壮地走路,任何时候受到欺辱就是撒泼耍横也要长一回气势。在物质贫瘠的年代,她腆着脸在菜市场偷鱼,凑合又热闹地生活着。豆瓣书评中评论道:“书名虽叫《小姨多鹤》,但象征着中国妇女的朱小环同样闪烁着耀眼的人性光辉,她的不绝望、不放弃,在死局里横冲直撞、血肉模糊,硬生生打开一条缝,在夹缝中生存的生命力,是战争里、运动里、一切扭曲的时局里,灰暗人间的一抹绿色。”

严歌苓曾在采访中表示:“写男性、写女性对我来说一样,只是相对来讲,我更喜欢写女性,因为女性在社会里较边缘,较为边缘的人物身上一定会有变数,变数大就容易产生戏剧性。”《小姨多鹤》中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人生态度与性格心性,循